

白话绣像
东周列国志

【明】冯梦龙 【清】蔡元放
赫历 晨鹤 新编 编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●白话绣像●

东周列国志

④

〔明〕冯梦龙 〔清〕蔡元放 编
赫 历 晨 鹤 新编

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

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

话说智伯名瑶，是智武子踰的孙子，智宣子徐吾的儿子。徐吾想立继承人，和族里的智果商量说：“我想立瑶作为继承人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智果回答说：“瑶有五个方面超过别人，只有一个方面不如别人。他那漂亮胡须和高大威武的长相超过别人，骑马射箭超过别人，在武功和其他技艺方面超过别人，刚毅果敢、坚强方面超过别人，聪明伶俐、随机应变方面超过别人。然而他贪婪残忍不仁义，这是他的短处。他以自己的五个长处欺凌别人而又为政不仁，这样的人，谁能容忍得了呢？你如果立瑶做你的继承人，智氏的家族就必然要灭亡了。”

徐吾不以为然，没把智果的话当回事，还是立瑶作为适子（士大夫的继承人）。

智果悲叹地说：“我如果不把本支和智氏家族区别开来，恐怕将来也必将遭灭亡的命运啊！”于是智果偷偷地拜见了太史令，要求他把自己族谱改了，改成“辅”氏。

徐吾去世以后，瑶继位，擅自独揽了晋国大权。族内有智开、智国等心腹，外有絺疵、豫让等忠诚的谋士，权高位重，势力强大，就想取代晋哀公而自当国君。他召集众位心腹、谋士商量这件事。

谋士絺疵说：“现在这四家的地位、势力都差不多，一家先起事，其他三家必然联合对付你。要想谋取晋哀公的国君位置，

就一定要先削弱其他三家的势力。”

智伯问絺疵：“用什么办法才能把这三家的势力削弱了呢？”

絺疵说：“当今越国正是兴盛的时候，而晋国却失掉了盟主的地位。我们假托晋君要兴兵讨伐越国，与越王争夺霸业，然后假传晋侯的命令，命令赵、韩、魏三家各献出100里封地，把百里封地内各家缴纳的赋税作为军资。三家要是服从命令割地呢，我们就坐在家里毫不费力地增加了300里封地，智氏就更强大了；如果有不服从的，我们就假传晋侯的命令，率领大军先消灭他们。这个方法叫‘吃果去皮’法。”

智伯说：“这个办法太好了！但三家先从哪家割起呐？”

絺疵说：“我们智家和韩家、魏家一向比较和睦，而与赵家有隔阂。应先从韩、魏割起，韩、魏如果服从了，赵家也不敢提出异议。”

智伯就派智开到韩虎的府里。韩虎把智开让到中堂落坐后，问他来意。

智开说：“我哥哥奉了晋侯的命令，率领军队征讨越国，命令三卿各割封地100里充公，我哥让我来传达晋侯的意思，希望把地界版图划好，我好带回去复命。”

韩虎说：“您先回去，明天我就给您答复。”

智开离去后，韩康子虎召集臣下商量这件事。韩康子虎说：“智瑶想挟持晋侯来削弱三家的势力，割地只是第一步，所以我想兴兵先除去这个乱臣贼子，你们看怎么样？”谋士段规说：“智伯贪得无厌，他假传国君之命来分割我们的土地，我们要是兴兵抵抗，那就是对抗君命，他们就可以借机给我们定个抗君的罪名，而借机讨伐我们。不如给他们，他得到了我们的封地以后，一定又要向赵家和魏家去索求，赵、魏要是不服从，必

然就要互相攻击。我们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那里看谁胜谁负。”韩虎同意了。第二天，他让段规划出100里地界的版图，亲自带着交给智伯。

智伯非常高兴，在蓝台设宴款待韩虎。饮酒中间，智伯让左右的人拿来一轴画放在茶几上展开，和韩虎一块欣赏。

原来是鲁国卞庄子杀死3条猛虎的画。上面还题着一首诗：

三虎咬羊，势在必争。

其斗可俟，其倦可乘。

一举兼收，卞庄之能！

智伯和韩虎开玩笑说：“我没事的时候曾翻阅史册，发现列国中有和您同名的，齐国有个人叫高虎，郑国有个人叫罕虎，算上您，就是3只虎了。”

当时段规就站在韩虎旁边，立即接过话茬说：“直呼其名，太不讲礼节，是触犯忌讳的。您当面戏耍我们主公，太过份了吧？”

段规长得身材矮小，站在智伯旁边，刚到智伯腰上。智伯用手拍着段规的头顶说：“小孩知道什么？也来插嘴！3只虎吃剩下的，不就是你的吗？”说完还拍手大笑。

段规没敢说什么，用眼睛示意韩虎。韩虎假装醉了，闭着眼睛说了一句：“智伯的话说得有理。”然后告辞走了。

智国听说这件事以后，向智伯进谏说：“你要戏了人家主人，又侮辱了他们的家臣，韩氏一定怀恨在心。我们如果不及早防备，恐怕要大祸临头了。”

智伯圆睁双目，大声说：“我不祸害别人就不错了，谁还敢祸害我呀？”

智国说：“蝼蚁和黄蜂尚且能够害人，何况国君和相国呢？你如果不及早做准备，将来后悔就晚了！”

智伯说：“我要效仿卞庄子刺杀3只虎的壮举，几只蚂蚁、黄蜂何足挂齿！”

智国一面摇头叹息，一面退出。

后人诗写道：

智伯分明井底蛙，眼中不复置王家。

宗英空进兴亡计，避害谁如辅果嘉？

第二天，智伯又派智开到了魏桓子驹家中要求割地。魏驹想要拒绝他。谋臣任章说：“他来向我们索取土地，我们给了他，失掉土地的一定有惧怕心理，得到土地的一定骄横。骄横的一定轻敌，害怕的一方就要互相团结，用团结的队伍，对付轻敌的队伍，智氏离灭亡就不会太久远了。”魏驹说：“好吧！”也割让了100里土地给了智伯。

接着，智伯又派他的哥哥智宵去见赵襄子无恤，要求割蔡皋狼的土地给智伯。赵襄子听后，大怒说：“土地是先人的产业，我怎么能随便送给别人？韩家、魏家愿意送，我管不着，可我不能送！”

智宵回去，把赵襄子这番话告诉了智伯。智伯脸都气青了，没想到小小的赵襄子竟敢如此不听话。于是，他派出自己的全部军队，并约韩、魏两家共同攻打赵氏，并答应他们，灭赵之后，三家分赵。韩虎和魏驹一来惧怕智伯的强横，二来也贪图赵家的那份土地，于是各率一支兵马随智伯出征了。智伯自己统率中军，韩家的军队在右边，魏家的军队在左边，3队人马，浩浩荡荡，直奔赵家杀来。

赵氏谋臣张孟谈预料到智伯的兵马快到了，劝赵襄子赶紧逃跑。情急之中，赵襄子正不知逃往哪里去好时，忽然想起先父的那句话“异日国家有变，必往晋阳（今山西太原）”，于是无恤就率领家臣张孟谈、高赫等，往晋阳城逃去。

无恤的家臣原过，走着走着就掉队了。在半途上遇到一个人站在半天空的云雾里，穿锦袍戴金冠，面目长相看不太清楚，给原过两节长青竹筒，嘱咐他说：“替我送给赵无恤。”

原过追上无恤，递上竹筒。无恤剖开竹筒，发现竹筒里有用朱砂写的两行字：“告赵无恤：我乃是霍山之神，奉上帝命，三月丙戌，你可奉命消灭智氏。”赵无恤告诉大家，一定要对这件事保密，然后，星夜兼程，赶到晋阳，并打算死守晋阳。

这座晋阳城是赵家最牢固的一座城市。当初由赵家家臣董安于一手经营。里头盖了一座很大的宫殿，宫殿里的柱子全都是用精铜铸成。宫殿外的外墙内部全部都用苇箔、竹子、木板做成，外头再用砖和石头砌上。接替董安于治理晋阳城的家臣叫尹铎。这个尹铎想方设法安抚老百姓，所以很得民心。这回晋阳城的老百姓一听说主人赵襄子来了，全都扶老携幼地出城迎接。赵襄子一看晋阳城挺严实，粮草又充足，老百姓又都乐意跟随他，心里踏实多了。

智伯的兵马赶到晋阳。3家分做3座大营驻扎，互相紧密联络，把个晋阳城围得跟个铁桶似的。

赵襄子吩咐将士们只许守城，不准交战。每逢军队攻城的时候，城上的箭就好像雨点似地落下来。智伯的三军一时也攻不进去。晋阳城仗着弓箭守了1年多。可是箭眼看要用完了，怎么办呢？赵襄子为了这个闷闷不乐。

家臣张孟谈对赵襄子说：“听说当初董安于在宫殿里预备了无数的箭，我们何不找一找呢？”

一句话提醒了赵襄子，他立刻叫人把宫殿的围墙拆了一段，果然里面全都是做箭杆的材料。然后，他又命人把宫殿内用精铜铸的柱子拆了几根，打制了无数的箭头和刀枪剑戟。

赵襄子深有感触地说：“要是没有董安于，如今上哪儿找这

么多兵器？要是没有尹铎从前对百姓的体贴安抚，老百姓哪能这么肯为我死守这座城哪？有这样的贤臣，这是老天在保佑我们赵家呀！”

智、韩、魏 3 家兵马把晋阳城围了两年多，也没有打下来。到了第三年（公元前 453 年，周贞定王 16 年），智伯正在察看地形时，走到一座山上，看见从山上流下无数道泉水，滚滚往东流去。他叫手下人找来个当地人问道：“这山叫什么山？”当地人回答：“这山叫龙山，山当腰悬着一个巨大的石头，像瓮一样，所以又叫悬瓮山。晋水东流，与汾水汇合。这座山是发源地。”智伯又问：“离晋阳城有多远？”当地人回答说：“从这儿到城西门，大约 10 里来地。”

智伯登上山顶看了半天，又到城东和城北视察了一圈，忽然说：“我有了破敌城的办法了！”他回到营寨，召集韩、魏两家商量，想要引水灌城。

韩虎说：“晋水本来是往东流的，怎么能让它往西淌呢？”

智伯说：“我不是要引晋水灌城。晋水发源于龙山，如果在山北面挖一个新渠做大蓄水池，然后将晋水上游用大坝阻断，使水不再往晋水流，势必就要流到新渠里。等到山洪暴发时，我们再把堤坝掘开，水势必都灌到城里，那时城里人都将变成鱼鳖了。”

韩虎、魏驹齐声说：“妙计，妙计！”

智伯说：“那好，我们今天就把任务分一下：韩公把守东路，魏公把守南路，一定要日夜多加小心，防止赵氏突围。我将大营迁移，屯扎在龙山，并兼防西、北二路，专门督促开渠筑坝之事。”

韩、魏领命告辞离开。

智伯让士兵们在晋水的北面又挖了一条河，一直从山上通

到晋阳城，又在上游挖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蓄水池。然后在晋水上游叠起一个大坝，让上游的水不再流到晋水里，只能往北流到蓄水池里。这时正是雨季，一连下了几天大雨，蓄水池里的水都满了。智伯叫士兵们把蓄水池挖了个大口子，大水就一直向晋阳城灌去！

有诗为证：

向闻洪水汨山陵，复见壅泉灌晋城。

能令阳侯添胆大，便教神禹也心惊！

不到几天的功夫，城里的房子多半都被淹了。老百姓都跑到房顶上去避难。竹排、木头板子都当了小船用。烧火、做饭都在城墙上。可全城的老百姓，都宁可淹死，决不投降。

赵襄子见老百姓这么忠诚，叹息着说：“这全是尹铎爱护百姓的功德啊！”他回头同张孟谈商议：“民心虽说没变，要是水势再涨起来，咱们不就都完了吗？”

张孟谈说：“形势确实非常危急，可我老觉得韩、魏两家不会甘心情愿把土地割让给智家，他或许是迫于权势、出于无奈，才不得不跟着智伯来打咱们。今晚我就偷偷地溜出城，去见见韩公、魏公，说服他们反过来攻打智伯，这样我们才能有出路。”

赵无恤说：“好是好，可是这样兵围水困的，即使插翅也难飞出城啊！”

张孟谈说：“我自然有出城的办法，您就不必为我担心了。你只管多预备小船、竹排、木头板子，以及各种兵器，准备和智伯在水上拼个死活吧！如果老天保佑我能说动这两家，那我们就有救了。”

张孟谈知道韩康子驻扎在东门，就假扮成智伯军士模样，趁着天黑从城墙上放下一根绳子，顺着绳子爬下城墙，直奔韩家大营。他对守营的军士说：“智元帅有机密大事，让我当面禀告

韩元帅。”

韩虎让人把张孟谈召入帐中。两军交战，盘查特别严格，军士们搜遍全身，见没有一点可疑之处，才把张孟谈放进去。

张孟谈见到韩虎后，请他让左右退下，才说：“我不是一个军士，是赵襄子的谋臣张孟谈。我主人觉得已被围困这老长时间了，用不了几天就要被消灭了，恐怕一旦死了之后，没法表达自己的心里话，所以派我假扮成军士，连夜潜到这里，求见将军。将军让臣说，臣才敢说；如不让说，我就只有死在将军面前了。”

韩虎说：“你有话尽管说，对的我会听。”

张孟谈说：“从前我六卿合睦，共同执掌晋国政权。自从范氏、中行氏不得民心，自取灭亡以后，只剩下我们智、韩、魏、赵四家了。智伯无缘无故就要夺取赵家蔡皋狼的土地。我主人考虑到这是先辈留下的财富，不忍心割让，并没有得罪智伯，智伯仗着他强大，纠集了韩家、魏家的兵力，想要消灭赵氏。然而，如果这次赵氏灭亡了，下一个就该轮到韩氏和魏氏了。”

韩虎沉吟了半天，没有回答。

张孟谈又说：“韩家、魏家之所以跟随智伯来攻打赵氏，就是指望攻下城池，消灭赵氏后，三分赵家的土地。但是，你们没想一想，韩、魏不都曾经割自己的100里地献给智伯吗？你们世代传下来的疆土，智伯尚且想方设法地去夺取，何况是别人家的土地，怎么会赏给你们哪？如果赵家灭了，智氏就会更加强大，还会向韩、魏两家伸手，韩家、魏家敢拿今天的功劳与智家争长论短吗？我把想说的都说了，望将军三思，切不可做出让自己后悔、让后代唾骂的事来！”

韩虎听了张孟谈的一席话后，想想也是这么回事。他问张孟谈：“依先生的意见，怎么办好呢？”

孟谈见韩虎有松动之意，便说：“依臣下的愚见，不如和我的主人暗地讲和，回过头来攻打智伯，然后均分得到的土地。而智家的土地比赵家大出许多倍，还可以把你们割让给他的土地再要回来。我们3家同心协力，互相帮助，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？”

韩虎虽然心里认为他说得有理，但也没有立即给予答复，只是说：“您的话似乎很有道理，等我和魏家商量商量。您先回去，3天后来听答复。”

张孟谈说：“我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来到这里，非常非常不容易。军中耳目众多，难免不走漏风声。我希望在您这里待3天，等候消息。”

韩虎派人把段规叫来，把张孟谈所说的话统统告诉了段规。段规受了智伯的侮辱以后，一直怀恨不忘，听了张孟谈的计谋，非常赞同。

韩虎让段规和张孟谈见了面，段规留孟谈住在自己帐中，两人谈得非常投机。

第二天，段规奉了韩虎的命令，秘密地来到魏桓子的大营中，告诉他赵氏派人到了韩家军中，把他们的计谋如此这般地告诉了魏桓子驹，最后说：“我家主人不敢擅自做主，请将军拿个主意。”

魏驹说：“智伯确实骄横无礼，奸诈狂妄，我也恨他！但就怕抓不着老虎，反让老虎给吃了。”

段规说：“以智伯的为人，他不会容许我们韩、魏两家和他一块同分天下，他向我们下手，也只是早晚之事。与其将来后悔，不如今天就做个了断！何况在赵氏将要灭亡的时候，是我们韩家和魏家使他能够活下来，他必然会深深地感激我们，这不比和智伯这样的恶人共事，强多了吗？”

魏驹还是拿不定主意，只是说：“这事非同小可，一定要深思熟虑，各方面都考虑周全了之后再做决断。”

段规只好告辞离开了。

第二天，智伯请韩康子和魏桓子一块去察看水势。他指着晋阳城挺得意地对他们二人说：“你们知道吗？水能灭国。早先我以为晋国的大河像城墙一样可以拦住敌人，照晋阳的情形看来，大河反倒是个祸患了。你们看：晋水能够淹晋阳，汾水就能淹安邑（魏家的大城），绛水也能淹平阳（韩家的大城）。要让我看，水不能作为依靠，只能是加快灭亡的速度罢了。”

听了智伯的一番话，魏驹用胳膊肘碰了碰韩虎，韩虎用脚尖踢踢魏驹，两人互相看了看，脸上露出害怕的神色。

然后，智伯置酒款待韩虎、魏驹二人。二人勉强喝了几杯酒，就借故归营而去。

当韩虎和魏驹告别智伯走了以后，絺疵对智伯说：“韩、魏两家必定要造反呐！”

智伯：“你怎么知道呢？”

絺疵说：“我刚才一直在观察韩虎和魏驹的神色。主人和韩、魏两家本来有约，消灭赵家之后，三家分赵，一家一份。现在晋阳城很快就会被攻下。韩、魏两家私毫没有即将得到土地的喜悦，反而有忧虑害怕的神色。因此，我分析他们要造反。”

智伯说：“我和他们两家合作很愉快，你怎么会想到那儿去呢？”

絺疵说：“主人说水不能作为依靠，反而会加速灭亡。并说晋水可以淹晋阳，汾水可以淹安邑，绛水可以淹平阳；他们二位能不担心害怕吗？”

过了两天，韩虎、魏驹在智伯的大帐内，设酒宴答谢昨日智伯的款待。智伯端起酒杯后对韩、魏说：“我这人是个真心眼，

有一句说一句。昨天我听有人对我说，二位将军有叛变的意思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？”

韩虎、魏驹先吓了一跳，镇定下来之后齐声回答说：“元帅不可相信这些话。”

智伯说：“我要是信了这些话，又怎么会当面问你们呢？”

韩虎说：“我听说赵家花了大量的金钱，要离间我们三人。这一定是那些奸佞小人接受赵家的贿赂，说些挑拨离间的话，让元帅怀疑我们两家，因而不努力围攻晋阳，让赵家能得到逃脱的机会。”

魏驹说：“这话说得有理。不然的话，晋阳城很快就要被拿下，谁不愿意分一份土地，反而去办那祸事呢？”

智伯笑着说：“我知道二位没这个想法，只不过是绌疵过虑罢了。”

韩虎说：“元帅今天虽然不相信，以后再有说这话的，也难保元帅不中奸人的离间之计呀！”

智伯把酒浇在地上，说：“今后如果彼此互相猜疑，就像这酒一样。”

韩虎和魏驹向智伯拱了拱手，表示感谢。这一天，他们喝得非常高兴，到很晚才散。绌疵随后进到帐中，对智伯说：“主公为什么将臣的话告诉他们两个人呢？”

智伯说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绌疵说：“刚才臣在辕门那儿看见韩、魏二人，他们瞪了我一眼就赶紧走了。我想可能是你把我的话告诉了他们。韩、魏二人恨我、怕我，才赶紧逃跑的。”

智伯笑着说：“我和他们二人已经酹酒为誓，互不怀疑。你也不要再瞎猜了，以免伤了和气。”

绌疵叹了口气，退出了智伯的中军帐，说：“智氏的寿命不

长了。”就假称突然得了一种怕冷的病，求医治疗，逃到秦国去了。

后人有一首咏绌疵的诗，写道：

韩魏离心已见端，绌疵远识讵能瞒？

一朝托疾飘然去，明月清风到处安。

再说韩虎、魏驹从智伯营中回去的路上，二人就商量定了，然后来到韩虎营中，与张孟谈歃血订约：“等到明天半夜，挖堤放水，你们赵家守城士兵只要看见水退了，那就是信号。你们从城内杀出来，共同捉拿智伯。”

张孟谈得到这个答复后，赶紧潜回晋阳城，报告了赵无恤。

赵无恤听了这个消息以后，非常高兴，暗暗传下命令：一等水退，立即杀出城去接应！

到了半夜，韩虎、魏驹派人杀死了守堤的军士，在西边挖开了一个大口子，水从西面决堤了，反而灌入了智伯的大营。

智伯正在梦里，猛然听见一片吵嚷声，连忙从卧榻上爬起来，衣裳和被窝已经湿了。兵营里全是水。他想大概是堤坝开了口子，赶紧叫士兵去抢修。可是，水势越来越大！智伯的家臣智国和豫让驾着小船和水兵一块扶着智伯上了小船。智伯在月光下回头一瞧，只见兵营里的东西都在水上漂荡着，士兵们在水里一沉一浮地挣扎着。智伯这才明白是敌人把水放过来的！正在惊慌不定的当儿，一霎时四面八方都响起战鼓声！韩家、魏家、赵家的士兵都坐着小船和木排一齐杀了过来，见了智伯这些“落水狗”，就连打带杀，一点也不肯放松。当中还夹杂着喊叫的声音：“别放走了智瑶，抓住智瑶的有赏！”智伯长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唉！我不信绌疵的话，果然中了他们的奸计了！”

豫让说：“情况已经非常紧急了。主公赶快从山后面逃跑，逃到秦国去搬救兵，我在这儿豁出死来对付他们。”说着，他跳

上一只木排，左砍右冲，把敌人杀散，让智国保护着智伯逃跑。

智国保护着智伯，坐着小船一直向龙山那边划去。这一带没有追兵。智伯这才喘了口气。好容易他们把船划到龙山跟前，急急忙忙地上了岸。这时，东方渐渐发白，他们顺着山道走去。跑了一阵以后，后面没有了追兵，便略略放宽了心。不料刚一拐弯，迎头碰见了赵襄子！原来赵襄子早就预料到智伯会打这条道上逃跑，所以预先带了一队兵马在这儿等着他。

赵襄子无恤亲自逮住了智伯，历数了智伯的罪行，然后亲手杀了他。智国投水自尽了。

豫让鼓励剩下的将士，奋勇迎敌，无奈寡不敌众，手下的人渐渐被打得四分五散。等到豫让听说智伯已经被杀以后，才不得不乔装改扮逃往石室山中去了。至此，智家全军覆没。赵襄子一查这一天，正是三月丙戌日，应验了天神赐的竹简上写的话。

三家的兵马会合到一块，把沿着河边的堤坝拆了，大水仍旧流到晋水里去，晋阳城又露出旱地来了。

赵襄子安抚了居民以后，就向韩康子和魏桓子道谢。他说：“这回全靠二位救了我的命，实在出乎意料。可是智伯虽说死了，他的同族人还多着呐。斩草就得除根，不然早晚是个祸患。”

韩康子和魏桓子表示赞同，一齐说：“对！一定得把他们全族灭了，才能解恨！”

他们一同回到绛州，宣布智家犯了叛逆之罪行，把智家的男女老少杀得一千二净。只有智果例外，因为他已改姓辅氏，所以智家只有智果一人幸免于难。到此我们才不得不佩服智果的先见之明。

赵襄子觉得这样还不解气，就把智伯的脑袋做成了一个瓢，外面涂上漆，用它做了“夜壶”。

韩家和魏家的100里土地，当然又由各家收了回去，智伯的土地，被平均分成3份，赵、韩、魏3家每家1份。晋哀公当然什么也没得着。这是周贞定王十六年（公元前453年）的事。

赵襄子在取得胜利之后，在群臣之中论功行赏。左右的人都推举张孟谈为功劳最大。唯独赵襄子认为高赫应为首功。张孟谈对此很不服气，对赵襄子说：“在晋阳城被围困的时候，高赫既没有帮助出谋划策，又没有上阵杀敌，却居首功，获得最高奖赏，臣很不理解。”

赵襄子说：“我在被围困的最危险的时刻，大家都惊慌失措，只有高赫举止恭敬谨慎，不失君臣礼节。你想，那战功，只是一时的，而治理国家，让国家长治久安，靠的就是‘礼’，所以我给高赫最高奖赏，难道不对吗？”张孟谈被赵襄子说得心服口服。

赵襄子自从灭了智家以后，老是提心吊胆地怕有人给智伯报仇，吃饭怕有人投毒，上厕所怕有人暗杀，整天是疑神疑鬼的。有一天，他上厕所，刚走到厕所门口，好像眼前有个黑影一晃。他心里一动，就没有先进厕所，而是先让手下人上厕所去搜一搜。这一搜不打紧，果然逮着一个刺客。手下人把刺客捆上带到赵襄子跟前。赵襄子一看，认得，原来是智伯的家臣豫让。赵襄子问他：“你到我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豫让毫无惧色，义正辞严地回答说：“我就是要来杀你，给我家主人报仇！今天既然杀不成你，我也没想活着回去！何况我家主人已不在人世，我如果不是为了给我家主人报仇，也早随我家主人去了。今天，你就成全了我吧！”

左右的人一看豫让这样和赵襄子说话，推推搡搡地把豫让按在地上，要杀了他。

赵襄子说：“慢！智伯的一家都死了，豫让还想替他的主人报仇，即使成功了，也立不了功，得不到赏。他是个真正的义士，放了他吧！”

手下的人不敢不听赵襄子的，只得放了他。

豫让刚要往外走，赵襄子又叫住他，问道：“我这回饶你不死，好好地放了你，咱们的仇总算了解了吧？”

豫让说：“您放我是私恩，我报仇是大义！”

左右的人又把他绑上说：“这个人太无礼了，放了他必有后患。”

赵襄子说：“我已经说过放了他，怎么能言而无信呢？只是今后要更加谨慎防备他就是了。”

于是赵襄子当天就回到晋阳，让人严加防范。

再说豫让回到家中以后，天天琢磨替智伯报仇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办法。他媳妇劝他说：“你这又是何苦呢？智家已经没有人了，你就是报了仇，谁能领你的情呢？你要是去投奔韩家和魏家，不一样可以得到荣华富贵吗？”

豫让听了他媳妇的话，很生气，一甩袖子出去了。后来，他听说赵襄子住在晋阳，就打算潜入晋阳伺机寻找报仇的机会。可是赵家已有不少人认识他，他恐怕再很难接近赵襄子。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法子：他把头发、眉毛全剃了，然后在脸上、身上涂上漆，活像个浑身长癞疮的人，身上披了一件破破烂烂、脏兮兮的衣裳。他到了晋阳城沿街讨饭，有时躺在大道上装疯卖傻，以为这样就谁也认不得了。

豫让的媳妇自从豫让离家出走以后，就四处打听她丈夫的消息。他听人说豫让可能在晋阳城。于是就来到晋阳城寻找。

有一天，豫让正在街上讨饭。他媳妇听了他的声音，吃了一惊。心想：这好像是我丈夫的声音，匆忙循着声音找去，一